



天国演义

(上)

李 晴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李 晴 著

上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天 国 演 义

TIANGUOYANY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国演义/李晴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034-2270-6

I. 天… II. 李…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4418 号

责任编辑:曾小丹 马合省 装帧设计:林红红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 编:100811

印 装:北京合众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30×1030 1/16

印 张:62

字 数:118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99.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自序·一个人和一本书的命运

一个人的命运竟和一本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休戚与共,是我所始料不及的。这里说的是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天国演义》和此前出版的《天京之变》。

五十年代初,当我还是一个革命队伍中的“童子兵”时,便打算写一本关于太平天国的小说,这不仅出于当时高涨的人民民主革命气氛的激发,而且也由于我的故乡安徽曾是太平天国中晚期的主要战场,我的两位曾叔祖曾作为太平天国的普通士兵战死沙场。但开始着笔,却是在近十年以后我作为一个“右派分子”下乡劳动的时候。白天,我们几个“右派分子”肩上套着缰绳,拉犁拉耙,干着牲口的活儿;夜间,在一灯如豆的小茅屋里,我便沉入一百多年前这段瑰丽神奇的历史里去。奋笔疾书之际,破窗风吼,常幻化为古战场上将军的叱咤;旷野狼嗥,也往往变作了战马的长嘶。对历史的回顾和对现实的沉思,往往交织在一起。噬脐之恨,扼腕之痛,加上其薄如纸的饥肠辘辘,常常使我昏倒在作为几案的床前。几年后,我带着浮肿虚弱的身体回到原工作机关,随身还带回了近百万字的原稿,其中也包括电影文学剧本《太平天国》(上、下集)和一部同名的长篇小说(未完成稿)。

一九六三年,戚本禹以所谓的评李秀成的文章,发动对历史人物的鞭尸。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一场株连到许多人的文字大狱,写了一篇四万字的论文,寄给一家大报,对戚文逐条驳斥。被追查了两年多之后,最后旅行到了我的档案里。这时,大革文化命已经开始,我的全部文稿(包括上述太平天国的小说和电影剧本)一部分被烧,一部分被加上“反革命作品”的标签,纳入档案。不久,我就锒铛入狱了。

牢房蜷伏在高墙、电网和高耸入云的岗楼脚下,但它不能禁止思想的飞翔。黑暗、潮湿的号子里,伸手不见五指,犯人除了小红书之外不允许有任何读物。但奇怪的是,早已化为灰烬的小说,又在此时苏生了。那些没有死于这场秦火的太平天国人物,又在我的脑屏上作威武雄壮的演出。一年半的牢房生活之后,这部有三十多年跨度、一百多个人物的长篇提纲,已重新构思完成——借着从牢房小窗口里射进的一缕微光,利用自己创造的“密码”,我把它密密麻麻地记在伟人诗词抄本的封面衬里上。

从牢房到劳改队,又从劳改队到“就业队”,这个“密码本”都紧紧跟随着我。它对于我的危险,不亚于一颗绑在身上的定时炸弹。因为,“利用小说反党”、“借古讽今”等等,都是当时可以致人于死地的大罪,而我也确实被五花大绑、脑后插着亡命旗被押上刑场,领略“阴阳界”上的滋味。一九七六年,历史宣布“四人帮”牌的大革文化命寿终正寝。以“劳改释放犯”的政治身份蛰伏在河南某劳改农场的林业队“就业”的我,又“蠢蠢欲动”了。一九七七年秋,我写了一封信给政途坎坷、屡仆屡起的老革命家邓小平,附上了我重写长篇小说《太平天国》的创作构想,请求他帮助我以有生之年,重写此书。我们的国家那时还没有起码的法制,我不能不寄希望于清官。而小平当时正是被十亿百姓背后亲切地呼为“邓大人”的清官。

一九七七年的冬天,一个满地冰霜的早晨,我从水塘里挑了一担水,回到看园人的小屋,一辆吉普飞驰而来,在我面前“嘎”的一声停住。从车上跳下四位穿军大衣的年轻人,大声向我打听“一个名叫李晴的人”。他们是从北京和郑州来为我落实政策的,带来了小平的一纸批示,那批示说,“写一部这样的作品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应为他提供生活条件和创作条件”。我实实在在愕然了。小平关心的,自然并不是那一字未着的小说,而是一个受难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一九七八年春天我回到郑州,“生活条件”已由大牢改为六平米的半间仓库,仍拿“劳改释放犯”的二十二元“学徒工资”,却官升“作协主席”,且得到内部通知:组织已通过“补”你为“民意”代表。但亡父“汝无政治头脑,万万不可参政”之遗嘱在耳,有些老成持重的执柄者

还在等待着“翻烧饼”，我则终日闭户写作，等待着悬剑的落下。舍妹为我多次奔走京华，又得两位高层再作批示，两次否定了法院对我的有罪判决。

一九七九年初，《历史研究》全文发表了我当年因以致祸的、与戚本禹论战的论文《李秀成及其〈自述〉》（责编章鸣九先生），并加了编者按，叙述了此文在当年的遭遇。同年五月，我应邀参加全国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我很高兴，我对太平天国史和农民战争的一些观点，包括提交大会的论文《洪秀全和他的宗教》，在这次会上得到了一些史学界名家的肯定和鼓励。英国学者柯文南先生在约见时告诉我，他很欣赏我对李秀成的一些评价，并将在他的太平天国史著作中加以引用。

一九八二年，我一面当报刊编辑，一面按此前“囚徒密码”上的提纲，写作全景式章回体长篇（也就是今天呈献给读者的）《天国演义》。

二十多年中，用于此书写作者不过几年时间，大部分时间则耗于意外飞来的种种悲剧、闹剧，历经辄辄。这就不必细表了。

历史是一座永不落幕的旋转舞台，许多人物、事件会呈现螺旋形的“重复”。历史学家和作家笔下再现的历史，都是为了提醒自己的民族：在走向明天的途程中，不要忘记昨天——它的成功与失败，光荣与屈辱。尽管一个用的是史家的雕刀，一个用的是艺术家的彩笔。一个忘记了昨天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和欧美的一些国家，习惯于把历史文学著作列入“雅文学”一类，给予特别重视。

《天国演义》里，我要求自己只把历史写成历史，把农民写成农民。太平天国起义是农民战争，而不是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是农民英雄，而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太平天国的政治目的，仍然是取清王朝而代之（建立一个新王朝）。洪秀全是一个封建末世的山村知识分子，他有非凡的志气，也有典型的阿Q相；他既是制定了许多严明纪律的起义统帅，又是一个天下未定便沉溺于宫廷生活的好色之徒；他借用了宗教的旗帜和口号来发动起义，又沉沦于自己编织的宗教幻梦之中。他是一个集农民、山村小知识分子、起义领袖、可笑的自大狂、

可憎的自恋狂与可悲的亡国之君于一身的复杂的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我以小心翼翼的心情,力图忠实地“复制”他和他的战友们创立的那个瑰丽的“天国”,既不愿亵渎他们,又不愿在他们的脸上镀金——因为,制作任何意义上的宗教画并不是作家的任务。

我经历过解放前后两个时代,从少年到青年,曾出入过一些官场、世家,经历过贫困和市井生活。在当“右派”和囚徒时,又先后从事过耕夫、牧子、菜农、羊倌、车把式、殡葬者、采石工、制砖瓦工、犯医、果农等多种行业,接触过“同犯”中的当代野“皇帝”、山大王、点传师、杀人犯、小官吏、商人、手工业者、小偷、流氓、破落的世家子弟和形形色色的亡命之徒。从童年到中年,我也曾在黄河、长江、淮河、珠江流域的城市和乡镇漂泊流徙。在太平天国和清方史料之外,我还比较细致地翻阅了清代广州府和广西浔州府四邑(桂平、贵县、平南、武宣)的地方志及较多的野史、笔记,于山川、城池、墟里、经政、兵备、货殖、风俗、民情、掌故等作了数十万字的笔记。如果这部小说还能给读者以一定的历史感和艺术血肉感,那就要感谢造物给予我的这些阅历了。

作 者

目 录

自序·一个人和一本书的命运	1
---------------------	---

第一卷 虎兕出于柙

第 一 回 穷塾师村馆课蒙童 三学子广州应府试	1
第 二 回 碧血空山耕夫失路 皂袍金髯天国传音	12
第 三 回 古刹青灯老衲说前尘 天堂丽殿书生发异梦	25
第 四 回 珠海飞歌愁看神女 村墟卖艺怒蹴番儿	38
第 五 回 夤夜飞镖少女入府署 崇天创教士子走他乡	51
第 六 回 黑西施剪径狼崽渡 憨捕头断案贵县衙	65
第 七 回 戮力同心双开铁作 采风问俗独入山墟	76
第 八 回 寥落荒村壮夫哭老母 苍茫野岭乳虎祭慈亲	87
第 九 回 秧小妹陷身三界庙 冯阿哥失迹五峒山	99
第 十 回 志斩鲸鲵烧炭佬陈情 人欺魍魉银矿徒受难	111
第十一回 怪书生微服惊县令 高头马匿影下龙山	121
第十二回 击案抗争堂前辞教士 叩舷歌啸江上遇奇人	133
第十三回 剑影箏声三寻牛贩子 星稀月黑初会女堂魁	145
第十四回 毁像诛妖大闹甘王庙 披肝沥胆小聚山人村	157
第十五回 冯云山桂平下狱 天阿爷紫岭临凡	167
第十六回 虎啸龙腾山民吃大户 风飙云疾土霸杀公差	178
第十七回 沐雨栉风东方欲曙 铸戈冶剑村舍无眠	191
第十八回 山呼林啸炭佬练兵 火炽风高英雌罹难	202
第十九回 瑟瑟秋风举人告状 仆仆征尘提督视师	214
第二十回 誓死同生结盟草莽 破关斩将迎主花洲	226

第二卷 钲鼓下金陵

- 第二十一回 铁剑霓旌金田举义 华筵绮烛戎幕完婚 236
- 第二十二回 洪秀全兵出大湟江 冯云山议联三合会 248
- 第二十三回 身历悲辛浔江逢旧雨 情逾骨肉金殿宴群雄 261
- 第二十四回 洪天王移情纳谢妃 冯主将洒泪送邱娘 273
- 第二十五回 向提督挥军入江口 赛钦差奉旨出燕京 286
- 第二十六回 驰马弄猴山城小卖解 瞞妻赚友野镇大交兵 299
- 第二十七回 洪秀全建制封王 冯云山巡城遇杰 313
- 第二十八回 周锡能反骨投妖 萧朝贵忠肝弑父 326
- 第二十九回 虎殿燃犀天朝初论战 春风试马金屋再藏娇 339
- 第三十回 徐总督驱兵屠牯岭 焦堂主鼓舌说群雄 351
- 第三十一回 雨夜出危城天兵斩馘 深宵生密计首相献俘 363
- 第三十二回 杨主将血洗全州城 洪天王痛哭蓑衣渡 374
- 第三十三回 寂寂神坛冬烘设帐 洋洋潇水渔女投军 385
- 第三十四回 猛气冲缨翼王草檄 霜锋沥血女帅拒盟 397
- 第三十五回 筑垒强攻西王殉国 缚儿苦战天妹鏖兵 406
- 第三十六回 议取金陵东王献玺 心崇天国船户扬帆 419
- 第三十七回 黄羊白豕外小劳军 杏旆朱坛天王讲道 432
- 第三十八回 画舸摇去雪宴秦淮 揭帖飞来夜喧酒肆 444
- 第三十九回 胆落魄飞元戎逃白下 波翻浪涌万艘下江东 457
- 第四十回 花谢鹦啼青楼人杳 钲停鼓歇金殿交争 470

第三卷 血雨黯天京

- 第四十一回 布衣草履将军上书 乳燕雏莺幸臣选美 483
- 第四十二回 鼓壮螺悲天兵北伐 檣林帆雪丞相西征 495
- 第四十三回 靖胡侯军屯静海 咸丰帝议走热河 505
- 第四十四回 洪仁发筹建天王府 石达开出巡安庆城 518
- 第四十五回 胡丞相挥军战淝水 洋兄弟驱舰谒天朝 531

第四十六回	碧眼姬畅谈异域情	洪天王夜草田亩制	543
第四十七回	庆寿辰金陵开天试	论王业粉黛逞英才	556
第四十八回	马师爷乘乱激水营	蒙丞相邀功兴大狱	567
第四十九回	九千岁纵欲紫霞坞	女状元讲古多宝楼	579
第五十回	浪急风高秋官战旋港	心骄意满湘帅下长江	591
第五十一回	一火烬千帆翼王雪恨	无声甘寸磔两将尽忠	604
第五十二回	急管繁弦胡姬歌暖帐	散花飞絮王妃出朱墙	618
第五十三回	雨畅云酣孤凰求苦凤	桃摧柳折娇女遇贪狼	630
第五十四回	内外夹攻天京解围	进退两难向荣自缢	643
第五十五回	舌剑唇枪罢宴后林苑	云奇波诡施鸩望云楼	655
第五十六回	十面甲兵明妃奏曲	千年粉墨庆父逼宫	667
第五十七回	微服轻舟北燕奉诏	重楼白刃兄弟闯墙	678
第五十八回	溅血天京牵藤引蔓	观刑凤阙煮豆燃萁	689
第五十九回	石达开面责韦昌辉	黄淑汝身殉翼王府	701
第六十回	大局垂危天朝告急	全师靖难翼帅回军	714

第四卷 月落子规啼

第六十一回	家国事蛸蟾天王拜将	肝胆皆冰雪翼帅祭天	725
第六十二回	国土疆臣厉兵秣马	城狐社鼠食黍悬貒	735
第六十三回	铁面无私国兄发代首	黄泉有恨枢臣血作书	746
第六十四回	尴尬郎舅亲官胡修好	艰难手足情陈李邀盟	758
第六十五回	冷月幽篁悄来娇女	寒林古刹再遇尼僧	770
第六十六回	苦难夫妻天涯觅行迹	死生情侣笔下敞心扉	781
第六十七回	邻宅偷窥王兄献丑	书房论史方妃圆缘	792
第六十八回	石达开如梦入深宫	洪宣娇燃情送翼帅	802
第六十九回	击楫渡江翼王去国	燃舟赴敌侠侣全忠	813
第七十回	小迷楼再现桃园会	大管家威震天朝门	824
第七十一回	两面三象共做大营生	同心双妃纵论兴亡策	834
第七十二回	内外相煎中兴成一梦	肝胆俱裂大帅走天涯	845

第七十三回	洪睡帝喜啖紫河车	合天侯激对金龙殿	857
第七十四回	内外夹击镇江解围	南北奔劳京浦开通	870
第七十五回	李续宾魂丧三河尖	薛仁贵命归槐安国	882
第七十六回	巴夏礼城下求和	陈玉成江上报冤	894
第七十七回	天妹王妃井廛落难	新篇资政豪语成空	906
第七十八回	合天侯千人下杭郡	陈英王轻信入寿州	916
第七十九回	逻察王妃春光无限	叛徒主将杀气惊天	930
第八十回	雾鬓风鬟阿娇追梦	灵旗毅魄翼帅归天	945
第八十一回	李忠王万言留信史	洪睡帝一梦警千秋	958
后记			970

第一回

穷塾师村馆课蒙童 三学子广州应府试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陶潜：《归园田居》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聂夷中：《咏田家》

话说清代广州府城以北花县地方，有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子，名唤官禄埗。这村子离府城不足百里，坐落在县城西南六十里的平畴之处。村东流过一道小河，白沙碧水，明净潺湲；村西南有丫髻岭、独秀峰等一带小山，迤逦蜿蜒，林木青翠。站在山上，从枝丛叶影之间向东望去，田野之中，有三排瓦屋，几角泥墙；村前一株古榕，浓荫如盖；榕树前有一口水塘，人影树影，依稀可见。这便是官禄埗村了。每当春秋佳日，天朗气清，山上牛羊的哞哞，牧笛的暗鸣，田间农夫的山歌，河边村女的嬉闹以及村子里鸡鸣狗吠之声，此起彼落，互相应和，活活画出一幅远古葛天氏之民的田园生活景象来。

官禄埗村住着七八十户人家，男女老幼四百余口，却只有洪、巫、凌、钟四姓，都是“客家”。——原来，这“客家”人的祖先本是中原汉族，千百年前，或因受外族入侵，或因避内乱争战，挈儿带女，陆续南移，定居湖南、福建、广东、广西几省，繁衍下来。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七八十户“客家”，大都以耕种为业，几百年来，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家生活。他们以坯为墙，以瓦为盖，斫薪为爨，舂谷而食；嫁女不出村里，娶妇就在邻村，四姓之间，几乎都有姻娅关系。村西一幢青砖到顶、黑漆朱楹大门的高屋，乃是洪氏宗祠，是洪姓子孙一年三节祭祀祖宗的场所；村东一座前有影壁、内有天井的深宅，却是洪、巫、凌、钟四姓合办的村塾，收纳着全村小康人家的学童。洪氏族人，有谁犯了家规、族训，便被族尊喊到祠堂里去，情节轻微的对着祖宗牌位，叩头认罪，重的还要请出“家法”，一五一十地打屁股。要是谁家红白喜事上的柬帖往来，或有田产房界上的争议纠纷，那就要去麻烦全村最有学问的村塾老师了。

村子离花县县城不过六十里，然而，大多数农夫农妇却终生也没有进过一次县城，更不用说广州府城了。除非因拖欠租谷吃了财主的官司，或者因缴不出公粮被捉将官里去，否则他们是难得进一次县城的。平日柴几斗稻谷、买几斤青盐，逢年过节买少许香纸、几串锡箔，娶妇嫁女时买一对红烛、两挂爆仗，到村外五里的新街墟走一趟，也就可以了。所以，那位大诗人陶靖节先生在一千四百多年前所说的“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话，真可以说是官禄埭村民们的真实写照了。

几十年乃至近百年来，官禄埭的村民们，就像他们所有的邻村父老一样，在这葛天氏的社会中生活着、劳动着。婴儿成为筋肉条条的农夫，少女做了儿孙绕膝的祖母，老人在被榨干了汗水之后闭上了眼睛……他们在这单调、淳朴、贫困而又艰辛的岁月中，悄悄地掩埋了自己的祖父、祖母、父亲和母亲，然后，又为自己的儿孙所悄悄埋葬。

从十多年前起，村民们发现，他们这简朴到不能再简朴的生活，过得愈来愈艰难了。从有记忆的时候开始的一日三餐的习惯，有的人家已悄悄地改成了两餐；有的户虽然还是三餐，但那内容却在暗中渐渐变换了。早饭的煮粉大都被番薯所代替，晚餐的青菜糙米饭，许多人家也变作稀粥煮芋头了。也就在近二三十年间，朝廷大开海禁，村子里渐渐有人因一日三餐的艰难，漂江过海，出外洋随“番鬼佬”谋生，一去就是十几、二十年没有音讯；也有的为那贩运洋货的客商做了镖客，奔走于白山黑水之间，从刀光剑影之中讨碗饭吃。青壮年农夫渐渐少起来了，他们的妻子、姐妹或被嫁到远方，或被卖到府城，做人家的妾媵甚或沦为娼妓。村子里的人口渐渐稀少了。村东门边立着两只青石狮子的学塾里，十年前还有二十多名蒙童，现在也只剩八九个人了。传说离村子五里的新街墟里，前些天又新开了一爿当铺，挂起了“裕源号”的金字招牌，立着四尺高的黑漆柜台，四五个店伙，出出进进，好不势派。这当铺不仅收进金银器皿、名人字画，就连农夫的家具犁锄，村姑的簪环首饰，也一概来者不拒；还有一个怪处，就是“裕源号”除了典当生意之外，还派出店伙，到附近串乡走镇，放印子钱。穷困偏僻的官禄埭村，新近就出现了一个身穿苏州丝绉长衫、头戴京师瓜皮小帽、背着银钱褡裢的人，在村前村后蹀躞，引起了人们的惊奇。

道光十六年四月初的一天下午，一个身材细瘦高长、皮肤黝黑、愁眉苦脸、年约四十来岁的农夫，和那穿丝绉长衫的先生一前一后，趑趄过村前的池塘，走进了村塾的大门。

这官禄埭村的学塾，是一间比农家屋舍要高大得多的厅堂。虚掩着的两爿黑漆大门下边，有一尺多高的门槛。进门之后，是一道木板影壁。走过一个小小的天井，才是学塾的正厅。迎着内墙，整齐地摆着二十来个座位，却只坐着八九个蒙童。大的不过十三四岁，读些“有朋自远方来”和

“孟子见梁惠王”，小的才七八岁光景，念的却是“人之初，性本善”、“赵钱孙李”、“天地玄黄”之类，也有念“禾桶粪桶，笕箕畚箕”等“农用杂字”的，却一律甩着脑勺上的小辫子，拖着长腔，且吟且哦。那嘴角上的白沫，不免时时顺着下巴流了下来。

靠里的木板影壁墙前，放着一张紫红色的八仙大桌，桌上放着文房四宝，一边还有几函线装古书。在安放“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之神位”的条几与那张八仙桌之间，坐着一位年轻的塾师。只见他浓眉大眼，长脸高颧，白净的皮肤显得文秀，明亮的眸子透着聪明；身穿蓝色土布长衫，脚蹬白袜皂履，一条发辫垂在脑后，此刻正在凝神读着面前一本手抄书籍，书名《时文快览》，乃是一本八股范文。读到忘神之处，不觉低声吟哦，一边去那竹笔筒中取了朱笔，蘸饱了，在那书上密密麻麻地圈点起来。

就在这时，那个穿长衫的先生和愁眉苦脸的农夫，一前一后，走了进来。塾师一见，起立相迎。那些学童，也都仿佛得了命令一般，一齐噤声，转脸向外。塾师搬过两张椅子，穿长衫的先生也不谦让，便一屁股坐下；那农夫却仿佛理所当然地站着。只见他毕恭毕敬地对塾师道：“阿坤！打搅你了。阿叔有件事求你。”塾师道：“四叔有事，坐下只管吩咐，不要客气。”原来这农夫姓钟，山乡草木之人，用不着名字，人家便按排行喊他钟四，浑名长腰四，现已四十多岁；论亲戚辈分，是这塾师的姻叔，故塾师如此称呼他。当下钟四说道：“这位是新街墟里裕源宝号管放印子钱的梁先生。我因春荒难挨，前几天和他商量，想借点印子钱。梁先生一番好心，对我说：‘钟四！这钱别人借得，你却借不得！我们裕源号的规矩：立了折子，先扣一月利息；第二个月上，逢双日收取利息一部分，十五天收完，月月如此。如若不能按时取回利息，利就滚到本里面去，一起计息。你只有两斗种的薄田，膝下又只有两个细妹，如何还得起这个账？’我说：‘你先生是一番好意，我钟四不借这印子钱，一家老小如何过得这荒春？’梁先生说：‘你过了荒春，秋天你还过不过？目前你借我二两银，买上一石谷，一家老小咬嚼得几天？只怕这二两银滚到秋天，就变作四两、五两了，倾你那二斗种打下的谷子，也还不得。’我问梁先生怎么办，梁先生给我想了个办法，今天特来和你商量。”那塾师便问是什么办法。梁先生看看那些学童，道：“且借一步说话。”塾师便站起身来，引二人穿过天井，来到大门左侧自己的起居室内。三人坐定，梁先生便道：“我们东家在府城有位亲戚，他的内眷要买一名婢女，却喜欢乡下人勤谨，托我们东家在这里替他物色一个妹仔。我睇钟四的大女阿桃，人生得秀气伶俐，今年才十七，年岁也相当。要是肯去府城帮工，敝东的亲戚怕不酬他五六十两银子的身价？不但救了钟四一家，他们阿桃也有了一条活路。要是得了内眷太太的喜欢，攒下些体己钱，过个三年五载也就能赎身出来了。”那塾师听了，脸上先是发白，后是发青；把一双秀气的手，掰得指节骨碌骨碌地发响；两眼定了神，死死地看着钟四，一言不发。半晌，脸

上才挤出一个惨笑来，说道：“四叔，这么说，你是要……卖阿桃了？”钟四也掰着自己的手指骨，结结巴巴地说：“就……就是来和你商……商量啊，阿坤！”塾师道：“四叔！我们洪、钟二姓，不说世代姻亲，就说乡亲邻里的，哪能就看着你一家饿死呢？卖儿卖女，可是对不起祖宗先人的事啊！”钟四抹着老泪道：“阿坤！我和你阿爸从小一块泥里滚、水里爬，你又是我看着长大的。你们父子的心肠、为人，这村里还有比我摸得清的么？去年一冬，今年一春，要不是你阿爸周济我，一家四口，就连番薯也吃不上啊！不瞒你，去年荒春，我借莲花塘田东的四石稻谷，到六月新谷上场，就翻成了七石二；我那两斗种的进项，本来除了交租就只能煮半年粥的，这一来差不多全都进了田东的粮仓。阿坤！我不能再向你家和乡亲们伸手了啊！我阿桃说，你已经娶了亲，我一再到你们家去告借，乡亲们会怎么说呢？……”那塾师哽咽着嗓子道：“阿桃是这么说的么？”钟四道：“就连卖她的事，也是她自己拿的主意呢！她说：古人能卖身葬父、割股疗亲，我一个女孩儿家，就不能卖了自身，让全家还了阎王债、吃上一年饱饭么？”说到这里，早呜呜咽咽，哭了起来。那塾师一面劝慰钟四，一面豆大的泪水滴在地上，噗噗直响。梁先生在一旁冷笑道：“钟四！卖契虽要请这位先生写，主意还是要你自己拿。你这么眼泪滂沱的，倒像是我逼你卖女的呢！”钟四赶忙用手背抹去眼泪，道：“梁先生，你竟是救我呢！哪有逼我卖女的话？”见塾师背过脸呜咽饮泣，便抢步上前道：“阿坤！我知道你是个知识识礼、有情有义的人。千错万错，都错在阿叔的命苦！看在阿叔一家老小的份儿上，你就替阿叔写张卖契吧！”那塾师一听此言竟把呜咽变作了号啕，用手捂脸，放声痛哭起来。钟四赶上前，向塾师扑通一声跪下道：“阿坤，我知道，你心里比我还难过……我今天来，实是阿桃叫我来求你的。她不点头，我心再狠，也不会拿定卖女的主意啊！”那塾师把钟四扶起，只是痛哭。梁先生淡淡一笑道：“看来，这卖契先生是不肯写了。既是如此，那就从长计议。你们邻近的九关村，还有一个细女，她父母求过我多次了……”说罢便要起身。钟四上前，拉住那先生道：“梁先生！我认命了。全家饿死，何如都谋一条生路呢？阿桃跟着我，丰年足月也只能食番薯，还是让她进府城去罢！她人勤快，说不定遇着个有良心的东家……”一面又对那塾师道：“阿坤，阿叔求求你了，你就替阿叔代笔，写张卖契吧！阿桃和她妹妹若是能吃上一碗饱饭，也要谢谢你呢！”那塾师无可奈何，拭去泪水，取来文房四宝，写了卖契，一边写，一边那泪水簌簌地滴在纸上，他竟如不觉的一般，无非按照那梁先生的意思，写了“立卖契人钟四，因生计艰难，情愿将亲生女阿桃，以纹银六十两身价，卖与×××为婢。自后生死有命，休咎由天，离家之后，两不相干”一类的话；至于买主，梁先生却教写他那店东的名字。当下梁先生袖了卖契，言明“人到取银”，又说了一些“恭喜贺喜”的话。钟四老泪纵横，谢了塾师，陪梁先生去了。那塾师像呆了一般，定在那里，作声

不得。半晌醒悟过来，痴痴地步入正厅，那八九个学童，才又赶快念诵起“子曰”、“诗云”来。

原来这塾师姓洪名仁坤，乳名火秀，本村人氏，今年二十四岁。父亲洪镜扬，是本姓的族尊，农夫出身，不通文墨。因为生性仁慈慷慨，喜欢做些排难解纷、修桥铺路的公益之事，获得村人的尊敬，渐渐也就成了一村之尊了。长男仁发二十八岁，次男仁达二十六岁，都生得粗夯愚鲁，不识之无，从少年时代起就帮着父亲下田劳作。仁坤自小聪慧文弱，洪镜扬有意让他读书应考，转一转“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家运，因此自幼在村塾发蒙，甚得老父的疼爱。三个儿子都已完娶，媳妇都是本村和邻村的农家姑娘，按照客家女子的习俗，都留着一双天足。平日帮婆婆喂猪养鸭、种菜浇园，操持些家务；一到农忙，便都赤足下田，和公公、丈夫一起，干些插秧庖水、割禾使牛的农事。小女儿宣娇，年方七岁，也要帮家里放牛赶鸭，拖着一条黄毛辫子，赤着两只黝黑的小脚，山前溪后忙个不停。

仁坤七岁开蒙，几年工夫，便把那“四书”、“五经”生吞活剥，念得滚瓜烂熟；又读了《史记》、《汉书》、《通鉴》等一些经国治民之书，旁及老庄、申韩之学，似懂非懂，在这个偏僻的山乡，就算是一名神童了。自己也更加锐意上进，有志科举。原来清朝制度，秀才要经三级考试：先在县城考五场，得中者为童生；再经府考五场，乃赴院考；院考中试，才算得了秀才。道光五年，仁坤十三岁上顺利考中童生；两年后到府城广州应府试，却铩羽而归，在那求取功名的滚热心田上，浇了一瓢冷水。落榜之后，又返回村塾随启蒙老师温习旧书，研究制艺。却因家境渐渐拮据，每到农忙季节，也要辍读从耕，帮助父兄干些放牛、送饭一类的杂活。每逢上山放牛，总要带上一本书，坐在树下苦读。附近村落牧童、牧女的追逐嬉闹、山歌对答，他全不理睬；自家的牛钻进丛莽，牴角斗架，他也浑然不觉。这时，便有两个牧女，来帮他照料：一个便是同村钟四的女儿阿桃，小仁坤七岁；一个是邻近九关村的赖家阿妹，小仁坤三岁。天长日久，仁坤渐渐看出这两个少女，都对自己有情有意；但自己心里，却更喜欢阿桃。阿桃发身得早，十五岁的姑娘，便已苗条玉立，能用秋水般的眼睛看人了。赖家阿妹长得矮小、黝黑，性格却温厚、沉静些。就在仁坤二十二岁这一年，父母偏偏为他聘定赖家阿妹为妻。赖阿妹忠厚温婉，嫁过来以后，夫妻感情和谐，但仁坤和阿桃两下都不能忘情，每在山间、田垄相遇，总有没完没了的话要互相诉说。

仁坤十八岁上，塾师辞馆回乡，力荐仁坤自代，并勉励他不要丢了举业。仁坤于是一面教这八九个蒙童，赚些束脩贴补父兄，一面苦苦攻读制艺文章，打算再去府城应试。今年恰逢府考之年，仁坤与父亲商量定妥，要去应考。因此一面课读那几个村童，一面对着面前几册手抄的八股时文，推敲那“破承起入”的诀窍。却因钟四卖女的事，触动了自己对阿桃的内疚之情，心绪悲苦，只望着那书本发呆。那八九个蒙童的读书声；这

时也渐次低微下来，由琅琅变作嗡嗡，由嗡嗡而变作唧唧了。有几个已趴在书桌上睡着，另外几个一面哼哼唧唧，一面用那溜圆闪亮的小眼，一个劲儿地瞪着房檐瓦楞上渐渐逝去的阳光。仁坤把戒尺在八仙桌上“砰”地一摔，那些学童立即惊醒，猛地把声音提高了八度。只是那念出来的，却都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难过，食菜喝汤，饿煞先生，难煞师娘”、“煮成油薯，稀饭槟榔”一类的奇文了。仁坤正自哭笑不得，却见学塾门外，有个小小的身影一闪。仁坤认出那是小妹宣娇，料定家中有事，看看屋上夕阳的影子，还差两条瓦楞才到放学时间，便装作查看学生，背着双手，从正厅里慢慢踱出门来。只见小妹宣娇一跳三蹦，跑过来道：“三哥！禾落地冯家表哥和隔壁阿玕哥哥都来了，阿爸要你回去，说他俩要和你商量明天去府城考秀才的事呢！”仁坤道：“你先回去吧！叫三嫂备几样菜，留两位哥哥吃夜饭，我放了学就回。”那小妹笑着点点头，却不肯走。仁坤道：“还有什么事么？”小妹便跳到高门槛上，凑近哥哥耳朵，小声道：“阿桃姐姐说，她在村外石角潭小河边等你呢！叫你快去。”“咯咯”一笑，连跳带蹦地去了。

原来，宣娇所说的冯家表哥，名叫冯云山。母亲洪氏，是仁坤的姑母，父亲却早已辞世。云山小仁坤一岁，自幼同窗开蒙，二人性情甚是相得。他家道殷实，有稻田一百余亩，是附近禾落地村的首户。云山自幼喜读历史、舆地、天文、历算和兵家一类杂著，于经世治民的学问甚是留心，在制艺上却很平常，至今也只是一名童生，在本村附近的鹭岭古寺开馆，课读着十几名蒙童。阿玕名叫仁玕，是仁坤的同高祖族弟，就住在仁坤家东面屋内，年方十五，去年刚刚应过县试。三人平日时相过从，谈论些古今兴亡得失之事，讲求些府县科场制艺之文，志趣相投，胜过同胞。三人早已约好，今年结伴同到府城应考。刚才小妹宣娇来说起，仁坤才想到明天正是起程的日子。又因有阿桃在小河边等他的话，仁坤就更加坐不住了。于是回到八仙桌前，叫全塾中最年长的一个十四岁学童道：“虾仔！我明天要去府城，过些天才能回来。从明天起，你带着学友们照常念书。不认得的字，先隔过去。这把戒尺也交与你，哪个不好好念书，你可以打他掌心；起哄胡闹的，可以打他屁股。”那名叫虾仔的学童躬身接过戒尺，威风凛凛地扫视了同学们一眼，仁坤便宣布放学。只听得哄的一声，八个学童，早已甩着脑后的小辫子，跑到学塾外面去了。

仁坤趁着暮色，来到村外石角潭河岸，果见阿桃跪在河边，用木杵在青石上捶洗衣服呢。仁坤走近，阿桃并不抬头，却停止了捶打，把洗好的衣服默默用力拧干。仁坤看见，她面前那倒映着晚霞的河水里，一滴滴水珠从她睫毛里滴落，荡起一个个圆圆的涟漪。仁坤道：“桃！去省城当婢女的事，是你自己定的么？”阿桃仍不言语，只点了点头，那河面上的水珠，更加密密麻麻，像下起了小雨一般。仁坤走近，把手放在阿桃肩上，